

境心相應

◆ 撰文 / 何日生

進入慈濟之後，在靜思精舍裡工作，常感覺到出家修行者似乎都不必聽音樂。在俗事世界中，不管是流行音樂或古典交響樂，都是我們俗世中人的最愛。音樂淘洗煩憂，音樂豐富性靈，這是我們常聽到的話語。尼采也說：「沒有音樂的人生是一種錯誤。」但為什麼修行者可以不依賴音樂之美呢？因為心靈靜寂之樂勝於樂音。心靈能以自身創造美，而不需要經由對象物，那是一種更高的存在。

「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，問君何能爾？心遠地自偏。」心自能超越繁瑣人間，創造一個寂靜的喜樂的世界，這個世界雖然可以單獨存在，自證自足，但它並不孤立於世界之外。

證嚴上人曾說：「用寧靜的心傾聽大地的呼吸。」凡夫們會問，大地呼吸聲聽得見嗎？這自然不是神通廣大，而是心的靜寂，自可以讓人領略涵融大自然的聲息。「蠢動含靈皆有佛性」，這種深度的美感經驗不是一般人能體會領受的。因為工業與資本主義社會把我們訓練得耳根不淨，眼視不明。太多的雜音、太多的五光十色讓我們的五官及心識都已麻痺、僵化、呆滯。正如老子所言，「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」。這麼多的不同音樂創作及影像圖繪之產出，究

竟是帶給人美的感受？抑或是適足以扼殺美的鑑賞力。美在於心靈的映照及感通。這只有心靈處在寂靜狀態下才會有此全然的鑑賞力及創造力。

人如果心常隨境轉，那再怎麼美好的意境，也可能瞬時轉為悲醜。宋朝范仲淹的《岳陽樓記》裡面就充分說明不同的情境如何扭轉一個人的美感經驗：

「若夫霪雨霏霏，連月不開，陰風怒號，濁浪排空；日星隱耀，山岳潛形，商旅不行，檣傾楫摧，薄暮冥冥，虎嘯猿啼；登斯樓也，則有去國懷鄉，憂讒畏譏，滿目蕭然，感極而悲者矣。至若春和景明，波瀾不驚，上下天光，一碧萬頃，而或長煙一空，皓月千里，浮光躍金，靜影沉璧，漁歌互答，此樂何極。登斯樓也，則有心曠神怡，寵辱偕忘，把酒臨風，其喜洋洋者矣。」情境是會造就一個人的心境，影響一個人美感的經驗。修行者所追求的生命境界是即境離境、不為外緣牽引的靜寂清澄之心靈。

雖然如此，中國人講天與人合一，人與境無別。情境的選定可以是一個智者從內心發出的情懷與渴望。靜思精舍處在雄偉的中央山脈和廣闊的太平洋之間。當年上人獨自在這裡修行，這大山、大海、精舍、修行者，形成一個強烈的對照，也勾勒出一種

素樸莊嚴的奇異和諧。中國人企盼天人合一，中國畫家經常在畫中將山水畫得極為宏偉，而把人及房舍放在一個小小的角落。人融入壯闊的景觀中，抑或人在大自然面前顯得渺小而微不足道。但是中國的文人從來就沒有真正敘述達到天人合一的實踐之道。天人合一，變成一種情感的意向，一種詩和藝術的意境，一種士大夫超越種種現實侷限的遼遠情懷。

上人就在花蓮這個天、人、土地、大山、大海交織匯聚的氛圍裡，開啓他個人生命啓悟的靈性之光。這光芒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光，翻越山頂照耀整個台灣島嶼；這光芒，穿過遼闊的海洋傳到世界的遠方。上人的環境生命觀是很中國的，強調「敬天畏地，天人和諧」，天、地、人都能彼此交融、感通、和諧。

一九六四年，證嚴上人在小木屋裡獨自修行。他每天禮拜《法華經》，到午夜十二時就寢，凌晨二時即起，繼續他燃臂供佛的苦修生活。他禮拜的《法華經》一共有三部，其中一部是《無量義經》，這部經對上人一生的力行實踐及入世思想影響最為深遠。有一次，在徹夜寂靜的氛圍中，年輕的修行者虔心地禮拜著，《無量義經》中的一句經文深深觸動了他。「靜寂清澄，志玄虛漠，守之不動，億百千劫。無量法門，悉現在前，得大智慧，通達諸法。」這經句，瞬間點亮年輕的證嚴上人內心的靈光。

「就是這個境界」，多年後，他向弟子講述這過程：「這經句，正是我當時內心的寫照。」心境和經文相映，自我的心與萬有在這一刻，匯流、澈悟、清醒。

那是在雄峻的中央山脈底下的一座小小的木屋，四周萬籟俱寂，夜色隱沒在無盡的黑色大地，天空的星辰依稀，一切天地萬物的生滅，都似乎集中在這一個三坪不到的空間裡。年輕的修行者沉入無邊的靜謐，他澈悟——心念靜止、欲念寂然，心澄淨得如同湖面一般，清澈得映照萬物；志玄虛漠——志向何等玄妙高遠，但又虛懷若谷、廣漠無邊；這樣的境界，守之不動，歷經百千萬劫，仍恆持不懈；如此，無邊無量的智慧自然湧現，澄淨的心靈終於澈悟大智慧，並通達一切萬有，體現一切諸法的究竟。這是一個修行者與萬有合一的心境，也是一即一切的最佳寫照。這寫照不只是詩意的，不是神祕主義的，而是應由一個人內心徹底的洞見體會，而具體實踐於他及往後眾多追隨者的生活之中。

上人在這雄偉的大山依恃下，在無盡的穹蒼環繞中，洞見萬有的智慧與人的智慧本質上的相通連。這體會與佛陀在菩提樹下的澈悟是相應的。